

主编 徐东平 董 庆

皖北崛起与淮河

——「第五届淮河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

文化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安徽历史文化研究文库 · 第六辑

皖北崛起与淮河文化

——“第五届淮河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

主 编 徐东平 董 庆

副主编 洪永平 杨广保 周翔飞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皖北崛起与淮河文化：“第五届淮河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徐东平,董庆主编.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9

ISBN 978 - 7 - 5650 - 0285 - 4

I . ①皖… II . ①徐… ②董… III . ①淮河—流域—文化史—文集
IV . ①K295.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8902 号

皖北崛起与淮河文化

——“第五届淮河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

主编 徐东平 董 庆

责任编辑 朱移山 霍俊樟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电 话 总编室:0551 - 2903038

印 张 27.75

发行部:0551 - 2903198

字 数 525 千字

网 址 www. hfutpress. com. cn

印 刷 合肥工业大学印刷厂

E-mail press@hfutpress. com. 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 - 7 - 5650 - 0285 - 4

定价: 45.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安徽历史文化研究文库》编委会

编委会

主任 徐东平

委员 徐士泰 祁家云 洪永平

卜幼凡 李萍 江世龙

程继新 都宜金 周翔飞

编辑部

成员 黄中远 张浩森 李井伍

许宝喜

前　　言

安徽历史悠久,地域文化资源丰富,社科界也有相当多的专家、学者和学术团体从事安徽地域文化的研究。2003年,省社科联提出打造“厚重安徽”品牌,联合省内有关高校、地方政府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对安徽的“三大文化圈”,即皖江地区历史文化、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和徽州文化的研究,以提高安徽历史文化的影响力,为安徽的科学发展,加速崛起服务。目前,安徽历史文化的研究正在步步深入,安徽历史文化的现代价值也逐步显现,“厚重安徽”已成为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和认可度的安徽历史文化研究平台。

十多年来,经过四届淮河文化的成功举办和专家们的努力,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不断深入,研究领域得以拓展,研究成果日趋丰厚,研究队伍逐渐扩大,形成了持续深入推进的良好态势。2009年11月7日至8日,由安徽省社科联和淮南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共淮南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和淮南师范学院承办的“第五届淮河文化研讨会”在淮南召开。来自安徽、山东、江苏、河南、上海等省市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提交论文60余篇,展示了学术界近两年对淮河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

文化是加快区域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促进区域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定为“继续深入研究淮河文化,进一步推动皖北加速崛起”,旨在积极呼应省委加快皖北发展的战略部署,充分挖掘淮河文化的历史内涵和现代价值,为推动淮河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本届淮河文化研讨会得到学术界的热烈响应,参加人员更加广泛,研究深度更加深入,与现实的联系更加紧密,在很多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新的共识。

《皖北崛起与淮河文化》作为安徽省社科联《安徽历史文化研究文库》的第六辑,由安徽省社科联和淮南市人民政府联合编辑出版,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徐东平,中共淮南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董庆主编。为客观记载和充分反映本次

会议学术成果，我们会后对与会论文进行重新梳理，部分作者对提交论文作了修订。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陈立柱研究员百忙中审读了书稿，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对论文集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千百年来，淮河流域劳动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淮河文化，书写了波澜壮阔的淮河史诗。我们相信，通过大家对淮河文化的深入研究，一定能进一步弘扬淮河文化，促进淮河流域经济、社会、文化共同发展，推动淮河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提升地域文化影响力，推动文化强省建设，为我省跨越式发展提供文化支撑。

编 者

2010 年 8 月

目 录

淮河文化综合研究

- 古代淮河多种称谓问题研究 安徽省社科联课题组 / (3)
蚌埠涂山庙会“泥娃娃”的艺术特征及其民俗现象研究 胡 飞 / (22)
道家自然观在蚌埠发展中的现实意义浅探 朱家席 / (26)
淮河流域传统节庆民俗的演变与传承 郭学东 / (34)
花鼓灯艺术研究与保护刍议 马 晓 洪 光 / (43)
近二十年来大禹神话研究现状分析 李艳洁 / (50)
略谈目前淮河流域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 王开队 / (59)
凤阳锣鼓与锣鼓曲谱初探
 ——兼谈锣鼓乐起源 孙祥宽 / (65)
古泗水的变迁及其对流域社会的影响 孙天胜 汪 腾 / (71)
刘安对屈原评价的两重特点及其在汉代的影响 王启敏 / (81)
明初凤阳移民文学述论 陈田田 陈传万 / (90)
颍上杨湖方言名词词汇特点举要 郑潇潇 / (96)
关于花鼓灯艺术的文化内涵
 ——兼与潘丽同志商榷 陈德琥 / (112)
茅仙洞宗教文化渊源及其对沿淮民俗文化的影响 周文龙 / (120)
魏晋嵇氏家族文化特征论 孙亚军 / (128)
淮河文化研究成果的统计带给我们的收获和思考 杨业丰 邓士成 / (135)
援琴鸣弦 各擅胜场
 ——三曹乐府诗比较 郑虹霓 / (145)
灾荒对明清皖北文化的影响 周运中 / (153)
在华夷与南北之间：千里长淮的文化意蕴 胡阿祥 张文华 / (164)

- 庄子自然观探析 张邦建 / (170)
 皖北回族女性宗教信仰现状调查 王申红 / (178)

淮河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 合淮同城化的缘起、趋势及其文化意义 程必定 / (191)
 明清时期淮河南下入江与周边环境演变 卢 勇 王思明 / (195)
 元代淮河流域商业的发展 张金铣 / (204)
 皖北地区政治文化的生态学考察
 ——以安徽省蚌埠市问卷调查为例 课题组 / (210)
 清代漕河运道述略 袁 飞 / (222)
 小议制约元代河南江北行省农业发展的两大因素
 马彩霞 袁 飞 朱光耀 / (233)
 后周南唐寿州之战述评 朱 寅 / (241)
 民国时期皖西茶业的改良 朱正业 / (247)
 政府决策与淮河问题的产生（摘要） 吴海涛 / (255)
 民国初年皖北地区的赈灾工作
 ——以倪嗣冲主皖时期为核心考察 李 强 / (259)
 历史文献记录的淮河流域气候变迁 曾 承 吴海涛 / (267)
 淮河流域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策研究 万伦来 胡志华 / (274)
 历史时鉴：明清安徽江淮地区社会经济开发述论 陆发春 / (280)

淮河文化与历史人物研究

- 孙家鼐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及其启示 李孔文 / (289)
 影响李鸿章命运的几个人物 刘学慧 / (294)
 “淮南王现象”对明代政治的影响 孙友虎 / (302)
 倪嗣冲与民初安徽经济 郭从杰 / (309)
 倪嗣冲与民初安徽匪患治理 梁家贵 / (320)
 引江济巢 开通巢淮 构建江淮巢新体系 周怀宇 米学芹 / (328)

淮河文化与历史遗存研究

| | |
|---|---------------------|
| 《淮南子·齐俗训》的主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 李 耀 / (341) |
| 蚌埠双墩1号墓葬土偶文化现象初探 | 章建生 朱家席 吴 晖 / (346) |
| 淮河中游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石器的演变所反映的人地关系 ——以双墩和尉迟寺遗址为例 | |
| 朱光耀 朱 诚 马春梅 王吉怀 阚绪杭 马彩霞 / (353) | |
| 从考古发掘资料蠡测大禹在安徽蚌埠这片古老土地上的踪迹 | |
| 赵兰会 / (363) | |
| 《永乐大典》中五部“凤阳”方志的编修时间 | 蒲 霞 / (373) |
| 《淮南子》艺术管窥 | 董小改 / (379) |
| 论《淮南子》道胜思想与启示 | 王硕民 / (384) |
| 双墩遗址地面房屋建筑刻画符号解析 | 徐大立 / (391) |
| 《淮南子》中的情感论音乐美学思想浅释 | 张良宝 / (401) |
| “四艺”纹刻画彩釉陶盆与“界首彩陶烧制技艺”的历史渊源 | |
| 赵 冰 / (408) | |

附 录

| | |
|-----------------------|-----------------|
| 在第五届淮河文化研讨会上的讲话 | 徐东平 / (419) |
| 在第五届淮河文化研讨会上的致辞 | 董 庆 / (421) |
| 进一步提升淮河文化研究的水平 | 洪永平 / (423) |
| 第五届淮河文化研讨会综述 | 陈立柱 纪丹阳 / (428) |

淮河文化综合研究

古代淮河多种称谓问题研究

安徽省社科联课题组

摘要：淮字，《说文》以为读如隹，《左传》中与师、坻等叶韵，中古以后读如今音 huai，何以有此变化？清代以来，学者们聚讼不已。考察历史可知，实则缘于古代三大族团与淮河流域的历史互动关系。华夏族团居于中原（也是中央王朝的所在地），对他们来说伏牛山——嵩山以东、黄河以南的河流大都流向东南，在淮河中游汇为大泽，故谓之淮（匯）极、匯泽、淮海（春秋时又曰豫章或豫章之汭），而后又东行通江、入海，所以有匯水之称。又从很早的时候起，原在今山东泗水流域、以鯀鸟为图腾的夷人不断南下迁居此水滨，广布于淮河流域，也有迁入山东潍（古作“淮”）水流域的，所以周代以来淮水之名又因淮夷而盛传。还有在南方江、汉地区的族群，也曾几次深入淮河流域，他们称谓此水为江，又或谓之江淮，一如称名汉水、湘水为江汉、江湘一样，江者南方民族大水之谓也。可以看出，淮河流域古代是华夏、东夷与江汉三大族团争夺与汇聚之地，名称的变化充分体现这一点。淮字在后世读如今音，正是取夷人之名淮而读如华夏之名匯的结果。因此，淮水之名称音读的变化，体现的是这一地区古代民族迁徙盛衰的历史变化与文化上的融通汇合。

关键词：淮；匯；江；称谓；变迁

一、关于淮之名义的争论

从水从隹的淮字，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是为地名，但所指为何，学者间颇有争议，多数人以为即今日之淮河，^①但是最新的研究中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是指今山东省的潍水。^②还有人认为甲骨文中的“‘淮’字旧释为‘江淮’之‘淮’”，

^① 持此说者为多数学人的意见，可以郭沫若、董作宾、陈梦家为代表，参见郭氏《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83年；董氏《殷历谱》，石印本，1945年；陈氏《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

^② 如蓝野、李学勤等，参见蓝氏《商周夏杞夷杞考》，载《杞文化与新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李氏《夏商周与山东》，收氏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实际上则是‘雔’字省去声符者。”^①据研究该字有阻塞、壅蔽、拥抱、旋绕诸义。^②

最早对淮之名义做出解释的是许慎，《说文》云：“淮，水。出南阳平氏桐柏大復山，东南入海。从水隹声。”这是从音上的训释。同为东汉人的作品《风俗通》曰：“淮者，均也，均其务（务，又或作势）也。”《春秋说题辞》有与《风俗通》相同的说法。^③到了明代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则云：“以中国之水论之，淮以北之水河为大，淮以南江为大……而淮界其中。导南北之流而会之以入于海，故谓之淮。淮者匪也，四渎之尊，淮居一焉。”这几位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从义上解淮字。

清代，顾炎武在讨论潍水之潍的音读时提出淮字的读音问题，他说古书上潍字常作淮、作维、作惟：“古人之文或省，或借其旁，并从‘鸟隹’之‘隹’则一尔。”自注中又说：“按‘淮’字当从‘佳人’之‘佳’，乃得声，今本《说文》亦误。”顾氏的说法很早便有人不以为然，黄汝成为顾氏《日知录》做“集释”辑钱氏曰即云：“淮从隹声，亦可读为惟。顾氏欲分而二之，乃谓‘淮泗’之‘淮’当从‘佳人’之‘佳’，妄也。”又辑录梁氏曰：“按字书无从佳之字，岂可以《说文》为误乎？”^④两人已明确指出顾说淮字从佳得声为误。桂馥著《说文解字义证》，举出槐之从鬼得声，古代淮字与抵、师叶韵，及颜延之和谢灵运诗中淮与藜叶韵，指出淮“古不读户乖切也，”从而也以顾说为非。^⑤王筠《说文句读》支持桂馥而指斥顾氏，并说“《汉志》借淮为潍，是其明证。”^⑥李慈铭《越漫堂日记》光绪乙亥年（1875年）五月二十五日有论“淮”字一则，认为古代淮字与均、准（準）、水、湛音近相通，都有准绳义，与桂馥所言也比较接近。

应该说后人对于顾炎武的批评是很多的，也是有根据的。但是，今人蓝野批评桂、王“字学巨擘而不通古音，或讥其‘谬’，或斥为‘妄人’。噫，以不谬为谬，以不妄为妄，诚思而不学之过也。”^⑦蓝野先生之所以批评二人谬妄，是

^① 姚孝遂：《“明”字的启示》，《文物研究》第8辑，黄山书社，1993年。

^②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397页。

^③ 见《水经注》卷三十引，陈桥驿校正本，中华书局，2007年，第702页。

^④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三—“潍水”条，岳麓书社，1994年。

^⑤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中华书局，1987年，第946—947页。

^⑥ 王筠：《说文句读》，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同治四年王氏刻本。

^⑦ 蓝野：《淮夷考》（节录），收《蚌埠涂山与华夏文明》，黄山书社，2002年。

自己抄录顾炎武的话抄错了,^① 理解上出现的问题。

崔恒升做过一篇一千字左右的短文《“淮河”名称考》，认为淮河古称淮，甲骨文、金文已见。崔先生研究了淮河水系的汝、颍、泗、睢诸水等支流走向，认为“今从四水流行方位看来，与淮水形成一个水流系统，与甲骨文中的‘隹’隹字大致相似。”^② 又据《说文》隹为短尾鸟的总名，说“在当时口语中借鸟名‘隹’以称淮，后加‘氵’水旁，以表示水名，从而孳乳为‘淮’”。并认为解淮为均、为围，皆不足信。^③ 崔先生是从今日地图上看到的五水之形如甲骨文的隹字（实也不尽然），古人是否也如崔氏一样看到此图形，不可知。再说，五水所成之形用以命名主河道而曰淮，何以如此，也没有道理可说。

从隹得声，与师、坻、藜叶韵的淮字，后来何以会转读为户乖切？从音理变化上说不通。这个问题过去注意的人不是很多。今人吴小如讨论了淮字的古义与写法，他说：“汉魏人以‘均’训‘淮’，皆以‘淮’为准绳字，非江淮字本义。今人读淮为户乖切，实与匯合之‘匯’为一字，古籍书江淮字多作‘匯’”，古代实为匯。吴先生举明人谢肇淛、近人胡玉缙等人的研究，说明江淮之淮，古作“匯”者颇多其例。因而认为：

“淮”字一形二义，音也不同。既为准绳字，又为匯合字。……江淮字本作“匯”，即以淮合南北之水而得名。后以“淮”专属江淮字，遂别作“淮”字以为准绳字，而以《说文》“匚”部之“匯”为“匯合”字，而《说文》“匯”字本训器名，反失其义。此器何形，其用如何，今已不可知矣。^④

吴先生说“淮”字“一形二义，音也不同”是对的，据明人谢肇淛说而曰江淮之淮乃合南北之水而得名，道理上没有问题，惟是古人将淮水命为匯，是否也如谢氏认为的一样为合南北水之意，谢书并没有考察。前述汉时学者有解淮为均者，释均为“均其务也”，《释文》又言：“淮者，围（或作韦）也，围绕扬州北界，东至于海也”，都没有汇合南北的意思，说明古人对于淮之名义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现有的资料看，早期淮河的命名是很复杂的，是否若后人认为的那样，还要作具体的考察。至于说江淮之淮本作匯，吴文中举证了一些通假的例子，颇能给人启发，但是淮河为什么又叫匯水？要说清楚也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① 据蓝野提供会议（“涂山·淮河流域历史文明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七届年会”，2001年，蚌埠市）的论文手写稿及会议文集收录的节录文《淮夷考》云：“顾炎武云：‘淮从鸟隹之隹，后人误读为淮沂其父之淮，而呼此水为槐（淮）河，失矣。’而顾书原文并无第一句‘淮从鸟隹之隹’”。

^② 蓝野：《商周夏杞夷杞考》，载《杞文化与新泰》。

^③ 崔恒升：《“淮河”名称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

^④ 吴小如：《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吴小如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87—291页。

我们知道，名生于人，早期淮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有很多不同的族群生息繁衍，他们所说的语言肯定不一样，人居淮域后给淮水取的名字应该也是不会一样的。以鸟为图腾的夷人入居淮河流域，此水因而称为淮水，就是例子。所以要真正弄清淮与匪等问题，还要考察早期淮河流域的地理地貌、人居人群的种属变化，及其语言称名等问题。过去学者研究此类问题，主要自文字训诂上注意之，其实若能从民族迁徙的历史变化上加以系统考察，或者更有助于说明相关称谓的来龙去脉与因应变化。我们尝试着做些讨论，不妥之处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二、汇（匪）水为早期中原（王朝）华夏族群对于淮水的称名

认识早期淮河流域的各种问题有两个基本的事实是要清楚的：一是自地理形势上看，伏牛山、嵩山以东，黄河以南的河流，除黄河、济水沿岸的一些小支流外，其余大小数百条河流全都东南流入淮河，即都属于淮河流域。二是自民族地理分布与变迁上看，除汝颍上游地区为中原华夏族群据有外，淮河流域绝大部分都是夷族大小支系的分布区，即属于夷文化区。个别姬、姜姓的西部族群分封到这里，也多被同化或深受影响。这两个基本的事实意味着，处于中原地区的王朝共主及其官吏们对于这一地区的认识，地形水系上看到的是河流皆汇流于东南，而称谓上当然有本民族的语言词汇，但同时又会受到夷人语言的影响，体现为混杂的情况。《山海经》的相关记载体现这一点。

《山海经》古代是藏于内府的秘书。很有意思的是，在讲述天下山川形势的《山经》部分竟然没有提到淮河与桐柏山，谭其骧先生认为“这是由于《山经》作者并没有掌握当时华夏诸国的全部山川，故书中脱漏甚多，连中原的桐柏山、淮水都不见于《中山经》。”^①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若理解为当时淮河中上游地区和今天的状况不同而导致命名有别可能更符合实际，换一种说法，即中央王朝的官吏们并不一定也叫它为淮水，也不一定认为发源于桐柏山的、今天认为是淮河上游干道的河流就是淮河的正源。人所共知的黄河、长江的源头，古代的认识就是不断变化的，秦汉时甚至以后很久都未能正确地指出我们今天所认可的源头。在《山海经·海内东经》内记有20多条河流的源流情况，清人毕沅认为是“附篇”而非正文，^②周振鹤先生说它是秦代的《水经》，^③也有认为是汉

^① 谭其骧：《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收氏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② 毕沅：《山海经新校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二十二子》本，第1377页。

^③ 周振鹤：《被忽视了的秦代水经——略论<山海经·海内东经·附篇>》，《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1期。

初江南人写作的。^①还有其他一些说法。笔者认为它应该是上古流传下来关于已知水系的初步认识，只是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后人的解释。如其中讲到的“淮水出余山，余山在朝阳东，义乡西，入海，淮浦北。”这里的“余山在朝阳东，义乡西，”及“淮浦北”，其名目都为秦汉及以后时期的，显然是注文混入正文的，^②文字表述本身的口气也像是注解。而“淮水出余山”则不见于秦汉以后的记载，所传应较古远。混入的注文把它说在朝阳东、义阳西，即今天桐柏山的位置，显然是据后来的知识对于它之正源的说解。由现在所知早期淮河流域的情况看，古代淮河的情况与后来的大不一样，就是上古的时候淮河中游有一大水泽，整个上游地区的河流全都汇入其中，近于一个大湖海，所以称为“淮海”^③、“淮极”^④。古有以“匯”为名的大泽^⑤，或也指此。究竟哪一条支流是古人认为的淮河上源，要做具体的考察，不能以为我们今天的认识即古人之共见。

淮河在今天洪河口以上为上游地区，地面略差在178米左右（中下游的落差只有20米左右，且主要在下游），以下进入中游，也即进入一个低洼的地区，尤其是自洪河口到颍水入淮一带，其间的濛河洼地，至今仍有数百平方公里，连同淮河南岸霍邱城西湖以东到淮南一带，总数当在数千平方公里，今天淮河洪水到来时的主要蓄洪区仍然在这一地区。洪河口以上，尤其是息县以上的淮河河道与以下的河道俨然不同，水行于或远或近之两岗间，与其谓之河床不如说是河滩，淮滨以下才有像样的主河道，舟船通航也是在此以下，以上只能通木筏。^⑥淮滨以下，南北都有多个大流量的支流汇入，如汝水、颍水、决水（史灌河）、淠水、肥水等等，较易形成大面积的水面。上古的时候天气较现在为温热多雨，^⑦所以更容易造成诸水停汇于这一带的情况。《山海经·海内东经》说汝水“入淮极西北，一曰淮在期思北”。郭璞注：“淮极，地名”。淮极在那里，他没有说，可能是他已经不能明白它之所指了，其时淮河中游已经没有一个完整而巨

① 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4页。

② 陆侃如、郑德坤等早已指出，经文中如“一曰……”等为刘歆所增入。参见陆氏《论山海经的著作时代》，《新月》1卷5期（1931年）；郑氏《山海经及其神话》（1932年），收氏著《中国历史地理论文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

③ 李善注枚乘《七发》：“汝水出鲁阳山东，北入淮海”，《昭明文选》卷三四，京华出版社，2000年。

④ 《山海经·海内东经》，袁珂校本，巴蜀书社，1993年。

⑤ 《广韵·皆韵》：“匯，泽名”，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⑥ 胡焕庸：《淮河水道志》，水利电力部治淮委员会淮河志编纂办公室印，1986年。

⑦ 竺可桢：《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全集》第4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收入全集的本文有先生后来的按语，内容与初发表文不尽相同。

大的水面了。汝水流入淮极的西北方，又说“淮在期思北”，^①则这个淮或淮极显然不仅是一条河，而更像是一个湖。另一条大河颍水，本文亦云：“入淮西^②鄢北”。这里的淮显然也不仅是一条河流，而是湖海。把汝、颍二水所入之淮的两部分资料连起来看，这个淮是一个大湖泽无疑，“在期思北”，尤足以说明之。“极”古时有大、高、玄远等意，言其极大，在期思以北之“淮极”，其意无异于“淮海”、匯泽。先秦早期，寿县、淮南一带的淮河主河道南北游动，也能说明这一点。卢茂材说：

寿春现在地处淮河以南，然而在夏商的时候，这一地区都位于淮河以北。从卫星地貌照片观察，在春秋战国以前，古淮河由凤台至寿县的流段，河床摆动是比较大的，真可谓河东转河西。^③

河床摆动较大必是水面宽广，水行不受大的约束才会如此。据卢说，早期八公山应该是这一地区大湖海中的一个岛屿。“海”是早期人们对于荒远不甚清楚之地区的一般称谓，如《山海经》之四“海内”、四“海外”。《广雅》说：“海，晦也，”即此。春秋初期还有这样的叫法，如楚王使人说齐桓公“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④后来指称大面积的水面，如洱海。只是这个“淮海”的海是由众多的河流汇聚而成，后世还有“七十二水归正阳”之说，所以谓之“匯泽”应该最恰贴。这里的“入淮”、“淮极”之“淮”，都应该是匯泽之匯字的假借。^⑤匯与淮相乱相假，应该是本无其字相假借的表现。匯，《玉篇》曰：“回也”，“聚集也”；《说文》以为器名；《集韵·隊韵》：“水回合也”；《广雅·释诂》：“大也”。匯字正是许多流水会聚、回旋、旋绕、壅聚，形成巨大的水面之意。淮河上游众多河流的水一进入低洼的中游，自然形成众水大汇合的局面，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其实，不光是淮河中游，早期中国许多地区都有大的水泽，其名称或因方言或因认识的视角而有不同，但都是大水泽的意思。如河北的“大陆”，古称“震泽”的今太湖，今皖赣鄂交界一带的“彭蠡泽”，俱见于《尚书·禹贡》。山东菏泽地区古有“巨野”，又称“大野”，古宋国境内的“明渚”，关中地区的“阳夸”等。这些应该都是“仰韶温暖期”时气候温湿、雨水较多留下的。以后

^① 《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九寿州“霍邱县”条引作“淮在期思城”。台湾文海出版社《宋代地理书四种》本。

^② “西”字，会否本为“极”，因音近误为“西”？古籍中“西”、“极”常连读。

^③ 卢茂村：《关于“蔡迁州来”及“古州来国”地望考辨》，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5集，黄山书社，2003年。

^④ 《左传》僖公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本，中华书局，1990年。

^⑤ 古代“淮”与“匯”通假，清代以来已有充分讨论，参前揭吴小如书。